

大院子弟

神秘高墙固守着的军队大院里发生了
什么令人不得而知的故事？

王申春 著

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大院子弟



王申春 著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院子弟 / 王申春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10. 6
ISBN 978 - 7 - 5653 - 0071 - 4

I. ①大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01398 号

大院子弟

DAYUANZIDI

王申春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泰锐印刷厂

版 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9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31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653 - 0071 - 4 / I · 0016

定 价: 30.00 元

网 址: www.cppsup.com.cn www.porclub.com.cn

电子邮箱: cpep@public.bta.net.cn zbs@cppsu.edu.cn

营销中心电话 (批销): (010) 83903254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邮购): (010) 83903253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(010) 83903257

公安文艺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973

杂志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239

电子音像分社电话: (010) 83905727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引子

引子

“一团赵团长被手榴弹炸成重伤了！”

黄昏时分，一个不幸的消息在将军山军营里以闪电般的速度传开。刚刚下班进家的干部，刚刚端起饭碗的战士，还有家属、孩子，不约而同地往坦克师医院跑去。顷刻之间，师医院里聚集了很多人，人们屏住呼吸，死死地盯着门诊部抢救室的门窗。

母亲田一曼和妹妹小兰被师里的汽车从军区医院接过来。路上，接她们的干部说，赵团长受了点轻伤，不要紧。可一到师医院，望着这么多人，母女俩意识到事态的严重，一下子哭出声来。

“小岳啊，你千万不能有事呀。你爸爸还在医院躺着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呀……”

“哥哥，让我来替代你吧……”

马淑红是坐着马木兰的车过来的。马淑红先得到消息，她立即给姐姐马木兰打电话。马木兰拿着手机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在妹妹又一次大声证实之后，顷刻瘫软在老板椅上。

李大剑听到消息后，二话没说，拉上妻子，坐上一辆出租车直奔南郊。他眉头紧锁，一声不吭，牙齿紧咬嘴唇，竟流出血来。

吉亚星开着宝马车带着姐姐吉亚月从市区向将军山赶来。

抢救室外，聚集的人群突然有序地排起了长队。里面传来消息：需要大量血浆。官兵们纷纷挽起袖子，伸长胳膊，大声喊着：“抽我的！抽我的！”一团政委聂翔带着本团几位领导，排在队伍的最前头。

刚刚受到记大过处分的丁小军哭着往前挤，“抽我的，我的血型 and 团长一样。”战士夜校的老师文芬紧跟在他的身后，边哭边说：“赵团长，你要平安呀，我和小军还要请你喝喜酒呢……”

抢救室外，师长邢跃进烦躁地在走廊里来回踱步，嘴里叽里咕噜，像是自责，又像是痛骂别人。

副参谋长刘成龙沮丧地蹲在走廊墙角，双手抱头，唉声叹气。

抢救室内，刘成凤院长一边指挥医生、护士止血、清创，做着手术前的准备工作；一边焦急地看着手表，等待军区医院的专家。

赵小岳浑身是血，直挺挺地躺在手术台上。脸上的表情出奇的平静，像经历了一场大战之后刚刚熟睡。他太疲惫了，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，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和负担，他需要静静地休息。

唯有意识像一只灵动的鸟儿，一刻也不愿停歇下来。它带着主人的梦想与希望、伤心与愤懑，在广阔的天空中忽上忽下，翩翩飞翔，飞到那并不遥远的从前……

第一章

第一章

1

从赵小岳记事起，这已是第四次搬家了。

今年上半年，父亲赵群英由军区装甲兵机关平调到南郊的坦克师任团长。在熟悉工作后，将家由装甲兵家属大院搬到秦淮河边的吴钩里，这是坦克师在城区唯一的家属区。

今天是星期天，赵群英利用放假把搬家的事办了。

当卡车将赵家拉到吴钩里时，已是中午时分。说是大卡车搬家，实际上全部家当只有小半车，主要是衣被、炊具、书籍等。公家会给每名干部家庭配备一定数量的常用家具，产权属公家，桌椅床柜的腿上都印上“公用营具”字样和编号。

吴钩里位于这座号称“六朝古城，十代故都”的古城南片，院外是一条丈把宽、二十多米长的窄巷。巷子两边是“文革”中下放农村、“文革”后期又蜂拥返城的市民自行搭建的简易棚户，高低错落，参差不齐。棚户的门口朝阳晒着红漆马桶，煤球炉与马桶比肩而立，几个家庭主妇正在烧菜做饭。窄巷的尽头就是吴钩里，两块钢板焊制的大门，平时不开，只有在汽车进出时才打开，大门将院内院外严实地隔绝开来。大门的旁边是一扇一人高的小铁门，白天供人员进出，晚上从里面闩上。门柱上方是圆拱形的铁架，上面钉缀着三块脸盆大小的白底圆铁皮，上写“向阳院”三个红字，由于风雨侵蚀，红漆已经脱落，显得很陈旧。

汽车喇叭叫了两声，大门打开。开门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，窄脸，尖下巴，头发披向一边，散乱在额头上的几绺头发，使两只小小的眯缝眼若隐若现。因为个子瘦长，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显得空荡荡的，极不合身。他顽皮地向汽车招招手，示意开进来。赵小岳坐在车厢上，看着这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小伙伴，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涌上心头，他也向小男孩招招手，向第一位新邻居打个招呼，可小男孩已一溜烟地向院

子里跑去。

卡车停在院子中央一棵华盖高张、郁郁葱葱的大雪松下。老住户们涌到院子里，围着汽车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孩子们好奇而兴奋地望着车厢上的赵小岳和妹妹靳小兰。赵群英从驾驶室跳下，大声地与大家打着招呼。妻子田一曼随后跨出驾驶室，赵群英拉着她与新邻居一一见面介绍。驾驶员打开车厢后挡板，大家七手八脚地帮着卸东西，又不顾赵群英夫妇的阻拦，热情地将东西搬进新居。

吴钩里占地不大，是一个长方形的院落。据说这里原先是一位国民党师长的私人住宅，解放军渡江前夕，这位师长随蒋介石逃到台湾，此处房产便被军队接收并一直做家属区使用。后来进城的家属多了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东面又盖了一排平房。这里居住着坦克师机关和所属团队的部分随军干部家属，连赵群英一家共十户。

赵家的新居在洋楼的二层。楼上共住了三户人家。最北头是二团团长刘俊皆家，四间房。往南是赵家，三间。家当都搬进屋，赵家开始一件件地整理。赵家再往南，是楼梯，楼梯南边住着师副参谋长马穷达家，也是三间。

赵群英在自己的屋子里收拾书籍和物件。他打开樟木箱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用红绸布包裹严实的一尺见方的木制相框，相框中镶嵌着一张微微发黄的照片。这是一九五〇年一月在北京，赵群英参加全军第一次战斗英雄代表大会时，在会议间隙，第三野战军的代表们与毛主席、朱总司令、周总理，还有陈毅司令员一起照的合影。也就在那次大会后，他把自己的名字由赵彪改为赵群英。多年来，他把这张照片视为珍宝，带着它雄赳赳、气昂昂跨过鸭绿江，冲杀在抗美援朝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；带着它回国，上坦克技术学校深造；又带着它辗转五六个单位。每次搬家，总是第一个将它取下，用红绸包好，小心翼翼地放在背包或箱子内。到了新居，又总是第一个将它拿出来，仔细端详，轻轻擦拭，尽管上面一尘不染，然后选一个显著的位置将它挂起来。这不是炫耀，而是一种光荣的向往，一种动力的源泉，同时也是对孩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。

“笃、笃……”一阵轻微的敲门声。

赵小岳快步跑到门口，拉开门。一个中等身材、三十多岁的妇女站在门外，清瘦的面庞，大大的丹凤眼，手里端着一只钢精锅，笑着说：“哟，还在整理东西呀。”

田一曼赶紧站起身，迎上去打招呼。赵家兄妹齐声喊道：“阿姨好。”

“孩子真有礼貌呀。”中年妇女走进屋，自我介绍道，“我是隔壁马副参谋长的爱人，叫刘英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。你们刚搬来，锅灶还没支开，我送点水饺过来，你们就当是中饭吧。”

田一曼连声道谢，忙说上车之前，全家已经吃了早中饭。

刘英将钢精锅放在饭桌上，田一曼搬过一张木椅请她坐。刘英坐下，望着孩子，又是一个劲儿夸奖，赵群英闻声从里屋出来。

“这是赵团长吧，咱家老马常说起你，夸你工作能力强。”

赵群英笑着连连摆手，“哪里哪里，老马太客气了。老马在家吧？”

“在家。整天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就知道看书写文章，练大字。”

“是呀，老马是科班出身，懂技术、有文化呀。”

“什么文化呀、技术呀，又顶什么用呢？”刘英脸上露出愤愤不平的神色，随即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刘英的丈夫叫马穷达，一九四四年怀着抗击外侮、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，高中没毕业就参加国民党青年军，后又考上战车学校。两年后毕业，抗日战争已经结束，分配到东北“剿总”陆军六十军战车团任少尉技术官（技师）。辽沈战役时，六十军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阵前起义，战车团跟随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直属战车团，马穷达也参加了解放军。他文化底子厚实，装甲兵技术精通，曾参加过开国大典战车检阅车队的技术保障工作。文革前在装甲兵学院任教员，埋头教学，勤勤恳恳，与世无争。“文革”中受到学院造反派的冲击，被扣上“蒋匪军残余”、“反动技术权威”的帽子，游街批斗，六九年差一点被复员回河北老家。装甲兵司令部的一位领导知道他的技术和为人，为了给装甲兵保留人才，设法将他调离学院，分配到古城南郊的坦克师，担任副参谋长。眼下，师里共有六位副参谋长，老马主要负责技术维修保障。装甲车有毛病找他，其他事情与他无关。尽管入党申请书写了十多份，但一直属于考察对象，实际上是被挂起来了。难怪刘英一提起丈夫就愤愤不平呢。

刘英拉了一会儿话，回家去了。赵家又各自忙碌着整理东西。

2

第二天一大早，赵群英和同院的干部们乘坐师里的交通车去南郊军营上班。干部一去就是一周，留营住宿，礼拜六下午五点左右，交通车

再将他们拉回城里过周末。

吃过早饭，田一曼拿上黄色硬皮户口本，带着赵小岳、靳小兰到学校去转学。小兰上小学五年级，学校就在弄堂外马路的斜对面，昨天热心的刘英已多次描述过。马社教、马淑红，还有刘家的二女儿刘成凤、小儿子刘成虎都在这个小学读书。在小学办完手续，小兰径直到课堂上课去了。

田一曼和儿子沿着大马路再向前走几百米，穿过大石坝街和乌衣巷，在夫子庙广场向西拐，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巷子顶端，就是全球红中学。它原名叫六朝中学，是一九〇二年清政府搞洋务运动大办新式学堂时成立的，在古城算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老字号中学。

学校很大，各种建筑古色古香，显现着浓郁的传统风格。田一曼和赵小岳进了校门，顺着古典式的长廊走进办公楼。

接待他们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教师。她接过户口本，办完了相关手续，让田一曼回家，然后领着赵小岳来到了初中教室。

初中教室在办公楼后面的一幢三层楼里。学生正在上课，在简单向全班同学介绍了新同学的姓名之后，老师将赵小岳的座位安排好，接着上语文课。

坐在陌生的环境中，赵小岳的脑子始终集中不到课本上来，他需要熟悉新环境的时间。赵小岳的同桌是一位女同学。她殷勤地朝赵小岳笑笑，将支撑在桌面的胳膊主动向“三八线”自己一侧后撤，以留出较大空间让给新同桌。开口说话，露出一口黄牙，浓重的老城南口音，拖音长，吐字直白。说实话，同桌给赵小岳的第一印象不佳。女同桌几次想和他说话，都被他有意无意地扭头避开。快下课时，他才知道，女同桌姓吉，叫吉亚月。

放学时，一男一女两个也穿着黄军装、挎着黄书包的同学，主动走过来和他打招呼。经过互相介绍，赵小岳知道他们是自己的邻居，同住吴钩里，还在一层楼上。男的叫刘成龙，就是昨天开大门的那位；女的叫马木兰，是送饺子的刘阿姨家的大女儿。

快到吴钩里的巷子时，赵小岳发现吉亚月一直跟在他们后面。她仿佛很想与他们结伴同行，又似乎怕他们不搭理，便跟在后面若即若离。

三个人跨进吴钩里大门时，赵小岳回头望了一眼，发现吉亚月走进了简易矮屋，原来她家是“下放户”。

后来，刘成龙告诉赵小岳，吉亚月的外公是国民党军官，听说还是

一位少将，一九四九年跑到台湾去了。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一九六九年全家下放到农村，去年刚回城。她爸爸在农村时，一次为了疏通水渠被淹死了；她妈妈没工作，主要靠帮附近几条街的居民刷马桶维持生计。还有一个弟弟叫吉亚星，因为整天鼻涕挂在嘴上，外号叫“拖鼻龙”。刘成龙兄弟和马社教只要见到他，就把他摔倒按在地上，在他头上“敲毛栗子”。

赵小岳的成绩很快在班上名列前茅，各门功课尤其是语言表达和文字组织方面，让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。

赵群英对孩子的学习一直抓得很紧。他常常向两个孩子讲述自己解放前因为家里贫困上不起学，大冬天背着竹筐在村口捡粪，冒着大雪站在私塾的窗外听学生背诵课文的情景。

教语文的秦老师经常在班上宣读赵小岳的作文。秦老师惊喜地发现，他的文章成熟、老道，说理透彻，叙事感人，语句流畅。文如其人，这与他沉稳而诚恳的为人，乐观而豁达的性格以及认真而自觉的学习态度极其相符。

每次随着秦老师动情的朗读声，吉亚月的眼中都会流露出一种爱慕的神情。

第二章

第二章

1

暑假终于来啦。

这一天，师里来了两辆改装中吉普，要接吴钩里的孩子们去营区军训。坦克师多年来有个好传统，每到暑假，都要组织干部子女到军营里住上十天半月，过过集体生活。据说这是师长邢长征首创，多少年来一直保持下来。

坦克师师部坐落在牛首山腹地。因地理位置重要，这座营盘已有近百年的历史。单从营房结构和建造年代，就可看出不同时期军营的风格。师部办公楼，坐落在半山腰上，背依高山，面向两山间的深沟，石墙、灰瓦，歇山式大屋顶，古朴而庄重。清朝末年大建新军时，在江南组建了陆军第九镇，镇即今天的师，师部即驻扎在这里，主要任务是拱卫古城。辛亥革命爆发，第九镇官兵受孙中山革命党反清思想影响，在协统徐绍桢的带领下举兵起义，发兵攻占古城，曾在雨花台下与守军激战。

民国建立后，这里驻扎过国民党的战车团和少量卫戍部队，主要是保卫首都。师部对面的山坡上，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一排排青砖、灰瓦的平房，就是民国驻军留下的。车子进了营门，顺着两山间的公路往里开，便能看到红砖红瓦的大礼堂和排列整齐的红砖黑瓦的平房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军按苏军图纸建造的。经过近百年不同军队的经营，这个营盘已初具规模。再向东三公里，还有一处同样规模的军营，那里驻扎着师炮兵团和坦克一团。再向前行五公里，还驻扎着坦克二团、三团和装甲步兵团。

汽车在一幢平房前停下。

孩子们拎着各式各样的提包、挎包，略显疲惫地走下车。汽车开走了，孩子们三五成群，围在一起叽叽喳喳。以前来过的热情地向第一次来的大声介绍着，面对群山和房屋指指点点。刘成龙多次来过，显然对

环境非常熟悉。他热情地向赵小岳介绍说：“你看，那个红色的是大礼堂，那边大房顶的是师部，马木兰的爸爸就在里面办公。”

“那我爸在哪儿办公呢？”赵小岳心急地问。

“你爸他们团还要向前走三公里。”

“那你爸呢？”

“我爸他们团顺着这条路还要走七八公里，比你爸他们团还要远一点。”

从办公楼方向跑来一个人。刘成龙指着远处的人影，说：“那准是曲叔叔。”

“曲叔叔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师政治部的一个小干事，叫曲正平。”刘成龙显出既熟悉又不屑地说，“去年军训就是他带队。”

不一会儿，曲干事气喘吁吁地跑过来。一米八〇的个头，眉清目秀，脸膛红红的。由于天热，汗水将军装上半段湿透了，汗水顺着脸往下淌。红五星帽徽和领口上的两片红领章显然是新缀钉的，格外耀眼，腰间扎着人造革的皮带。

“这么早就到了，还以为要晚一会儿呢。”他来到人群前，一边说一边用两只大眼扫视着孩子们。

“曲干事，今年还是你带队呀？”刘成龙迎上一步，老练地挥挥手，以期引起他的注意。

“是刘成龙呀，一年不见，又长高了。”曲正平友好地向他点点头，目光落在赵小岳兄妹身上，“这两位去年好像没来嘛。”

“他叫赵小岳，这是他妹妹，他爸是一团的赵团长。”刘成龙抢着话头介绍说。

兄妹两人轻轻地叫一声：“曲叔叔好。”

“是赵团长家的。你爸爸来师里时间不长，但大家都很佩服他呀。”曲正平友好地拍拍赵小岳的肩膀，谦虚地说，“不要叫我叔叔，其实我比你大不了几岁，还是叫曲干事吧。”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这时，慢腾腾地走来一位女干部，身高不到一米五，圆脸，上身和下身一般粗，大号军装紧紧绷在身上，仿佛要把军装撑破。她走近人群，眼睛望着天，居高临下地对曲正平说：“人都到齐了吧。”

刘成龙拽拽赵小岳的衣袖，悄声地说：“这是谭护士，是师里谭政委

的女儿。”赵小岳点点头示意知道了。刘成龙又神秘地说：“她和曲干事正在处对象。”

曲正平向她点点头，说：“都到齐了。”

分好房间和床铺后，曲正平吹哨，要大家带小方凳到一间空房子开会。在宣布了有关纪律之后，曲正平说：“现在集训队就正式成立了，我是队长，谭护士……”他用手一指站在队伍后面，双手抱肩的谭玲，“是副队长。下面，大家选举一位班长，主要是协助我们抓好管理工作。还是老传统，发扬民主吧，大家看谁当班长比较合适？”

大家的眼光互相扫射着。刘成龙边举手边站起身，没等曲干事同意他发言，急不可待地说：“曲干事，去年是我当的班长，这里的情况我比他们熟悉，还是由我当吧。”

曲正平示意他坐下，微笑着看着大家，用征询的口吻说：“大家看怎么样？”坐在后排的马木兰举手：“我不同意。去年刘成龙当班长，光顾自己玩，一点都不负责，我建议重选一个。”

刘成龙回头，狠狠瞪了她一下：“那你来当吧，看见狗都吓得嗷嗷叫，胆子比兔子还小。”

“我当不了，也当不好。我建议让赵小岳当。”马木兰涨红了脸。

大家的目光都射向赵小岳，看得他有点不好意思。

其他孩子都喊着赵小岳的名字。

“好，综合大家的意见，今年集训队的班长就由赵小岳担任。”听得出，曲正平心里早就有了谱。

“同意。”小兰第一个鼓掌，赵小岳用眼神制止了妹妹。

“同意。”大家几乎异口同声答道。刘成龙一看大势所趋，也不高兴地鼓了一下掌。

2

太阳渐渐隐到山的后面，夕阳把层峦叠嶂的山峦染成金黄色。晚饭后的军营是一天中最恬静的时刻。

这会儿有的孩子在冲澡，有的孩子在水池边洗衣服。赵小岳带着妹妹蹲在水池边，守着两个脸盆，一边自己洗，一边教妹妹怎样把领子上的污渍搓掉。昨天妈妈反复交代，叫他在生活上照顾妹妹。马木兰等几